



阮海彪 / 著

“老虎”春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阮海彪 / 著

“老虎”春秋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“老虎”春秋/阮海彪著. 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5.5

ISBN 978-7-5321-5622-1

I. ①老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 085445 号

本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责任编辑：李 霞

封面设计：周志武

插 图：桑麟康

“老虎”春秋

阮海彪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375 插页 2 字数 321,000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622-1/I · 4473 定价：4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6243241

第一章

月春、月秋生在老城区一家老虎灶里。

老虎灶,以前留下的称谓。按正规叫法,应该叫熟水店。为啥叫老虎灶呢?可能基于以下原因:一、那灶头的肚膛大,像只老虎嘴,什么竹片、木屑、油毛毡,张口都吞得下;二、那灶台的体积大,像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;三、灶台后头,竖着根高高翘起的大烟囱,很像一条老虎尾巴……

以上种种,把熟水灶称作“老虎灶”,实在是不过分的。

现在想来,这老虎灶曾是上海街头最富地域特色的景观之一。

那么,它最早出现在何年?这问题因与本文无关,不作考证了。不过,我还是知道的,老虎灶的存在,距今至少已有好几百年了。一种说法,它最早形成于前清中晚期:有些生意不太好的染房,利用蒸布的大锅烧煮开水,售水谋利;另一种说法,它盛行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因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,市民用水量激增,老虎灶应运而生;至于它的衰落,大概在本文完成之后吧。

每个行当的盛衰,自有它的内在规律。盛,是因为需要;衰,是因为不需要。道理就这么简单。

先说说它的盛因吧。

遥想当年,上海城区人口众多、住房密集,格局很是狭小。市民的经济情况普遍拮据:入不敷出是常事,庚吃卯粮是常情,捉襟见肘是常态。生活在这“三常”态势下的人们,难免会精打细算度时光。一句盛

极一时的俚俗,反映的恐怕就是这种世态人情。此话怎么说?算盘打得精,袜子改背心!多少勾勒出一幅市民居家度日的生活图景。换言之,今朝或明朝开不开火仓,开得出火仓还是开不出火仓,都是需要摆在桌面上议一议的大问题。因为,米饭是可以省却的,热开水总要喝一口的吧。寒冬腊月,吃井水、河浜水、自来水,总归要肚皮疼的。因此,是生煤炉烧开水划算,还是花几只角子、泡几壶开水合算,这笔账是需要算一算的。

想当年,老虎灶所以大行其道,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:人们的心理需要。

自古以来,人类是一种喜群居,或需要群居的动物。不合群,不仅会闹饥荒,还会有生存危机,甚至种族灭绝。后来生产力提高了,社会发展了,不需要几个人合围一头猪、合捕一头鹿了,但这种由来已久的需求,因此延续了下来。

然而这老城区空间逼仄,空中楼阁、叠床架屋,很是普遍。场地小,场所少,有事难以排场。来个把客人,更会急得团团转。要是起些矛盾,闹个纷争,连一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。因而人们也需要有这么个场所来说话、解闷、消遣、发呆、娱乐,甚至商务。

现在,有了这么个场所,自然要往这里靠了。因此,把这里当作娘舅家的——起了纷争,来这里评个是非错对的,有之;把这里当作“交易所”的——有何“交易”,来这里讲讲斤头、互通有无的,有之;更有把这里当作外婆家的——有事没事就来这里蹭;张长李短,甚至招摇撞骗、惹是生非,弄出诸如放倒钩、吃白食、放白鸽,充扮拆白党之类的勾当。好来这里的,当然都是些普通市民:贩夫走卒、闲汉光棍、老油子、老酒鬼、饕餮之徒,总之,无外乎工、农、商、医卜星相。来这里的打尖者、客串者、龙套朋友、捐万民伞之流,无非都是些随随大流、捧捧大腿、轧轧闹猛之人。有些人更是整天混迹于此、依附于此、生息于此,过着一种浑浑噩噩却有滋有味的生活。甚至还有人恨不能卷上被头铺盖,来这里安家落户,或充当倒插门女婿的!在这里,他们从帮闲、帮杂,到帮办、帮凶,什么事都干。三教九流,终日聚集,难免会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。但要命的是,好人不长肚脐眼,即使你额头上开天目,又哪里辨得出好歹呢?

问题就有点复杂了。

月春、月秋家那家老虎灶，开在老城区一条僻静的小路上。这条由鹅卵石铺就的马路，因路面狭窄，地处死角，平时过往的车辆不是很多——当然指汽车、卡车、小轿车，自行车例外。偶尔还会窜出辆呱呱作响的摩托车。不用说，这车必是墨绿色的——邮政局送电报的。因为地处偏僻，每年梅雨过后，猛日头一照，这路面上，那些圆或不圆的鹅卵石间，必会挤出几许知名或不知名的植物。这些绿色的生命，昂扬在路中央，既落寞，又热烈，有点绝处逢生的意思，很容易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。

这老虎灶既是姐妹俩的家，也就是说，姐妹俩的家，在这老虎灶里。

远看，这是幢狭长条的一开间半门面的高平房。房中腰，有扇小门，可供人出入。门外，用铁丝拦成的夹弄，夹弄里搭个披间，用于堆放燃料等杂物。因门庭不宽，灶台只能砌成窄长条形的，侧身于门内左边。灶台上坐只高大的木桶，很像座突兀的炮楼。那门面因而越发的狭小。幸好，灶台由白瓷砖铺成；灶台前，左右各有一只黄澄澄的铜龙头；龙头下，横着块已被开水冲出清晰纹理的木板，远远望去，这老虎灶倒是清爽亮堂的。但你要注意了，千万不能翻开那木板。因那木板下，深陷在地底下，是偌大一个黑洞。什么煤渣啊，炉灰啊，皆出于此，这个洞口，倒更像老虎嘴。

每天清晨，天未亮透，老虎灶开始生火。及至东方麻麻发亮，附近居民拎着热水瓶、提着铅桶，纷纷前来泡水，这时木桶里的熟水刚开始咕嘟咕嘟翻滚。你往灶台上排出一枚竹做的筹码，或一两个分币，拧开铜龙头，那雾腾腾的水蒸气，便随同那滚烫的开水呼隆隆涌出。用这样的开水洗脸、沏茶或做开水淘饭，大概是不会错的。直至夜深人静，幽幽的路灯光在夜风中悠悠晃荡，匆匆的路人绝了迹，老虎灶就可关门打烊了。

以前，这里也有卖茶的。因此说，这里也曾是茶馆。老虎灶里卖茶水，自然天成，随手拈来，很是方便：只消在店堂里排几张长桌，再围上几只条凳，一家茶馆就可以开张了。当然，只能是小茶馆，因陋就简，很勉强的。这里的桌和凳，已用了好几年了，大抵被众多屁股磨得鲜光溜滑，倒很合身份的。

须晴日，这些桌和凳会被主人搬到门外，街沿边上。茶客们见了，远悦近来，又是另一番热闹。这里的茶叶，自然是不错的。茶壶也整齐，清一色的宜兴紫砂壶。东西虽不怎么上品，款式还算精致的。与茶壶相比，这里的茶盅更为精巧。这些小小巧巧、犹如女人樱桃小嘴的白瓷盅，据说是出自景德镇的细白瓷。把着这些稍嫌粗糙的男人的紫砂壶，对准那些细巧的女人的白瓷盅，滴溜溜地灌将下去，茶盅里便会泛起一泓碧绿色的清水，很容易使人勾起那个关于茶壶与茶杯的隐秘的联想。面对这样的茶水，舌板下便升起吞咽的欲望。于是溜着肩、含着胸，擎起茶盅嘬一口，一串清香醇厚的茶水就会滑下你的咽喉，憋闷已久的话语便会翻出你的嘴唇。悠悠品着香茗，轻轻随意地闲聊，简直让你神清气爽，适意透顶！

以前，这里也曾有沐浴的。故尔，这家老虎灶还可作浴室用。不过，这浴室开张可不是全天候的。通常，它始于每年夏至，止于农历年三十夜。浴客大多是茶客，少数是附近居民。因为，这里的居民都节俭，花同样的钞票，在这里，只能清洁了一个人；请人把热水送回家，就可洗清了一家人！有些人却不是这样算的。他们不仅要在这里吃茶，还乐意在这里洗浴。尤其在暑天的午后，喝过热茶，接着再“恣”把热水浴，其味道犹如看连续剧，很过瘾的！

只是这样的浴室太过简陋，不太上档次，不值得夸耀。

看看，这浴室是怎样开张的？

每天午后，等日头渐渐西去，对面弄堂口那根电线木杆拉下长长的黑影，把店堂里的条桌、长凳悉数撤去，放下拦在屋中央那根铁丝上的布幔，狭长的店堂，顷刻就成了浴室。值得一提的，是那块布幔。原先它大概是湖绿色的吧，因使用很有些年头了，这时已成了极薄的本白色。浴客在布幔后动作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布幔一鼓一瘪的，布幔后的人形便会彰显出来，那种影影绰绰的样子，赛似看皮影戏，颇有几分诡谲的滑稽！

这里的浴盆，当然是长圆形的腰子盆。这些浴盆，因被浸泡了无数遍的桐油，以至木质呈现出一种乌沉沉的结实感，颇有几分老红木的味道。木盆乌黑油亮，上、中、下衬着三道金灿灿的铜箍，颇有坚韧性和可操作性，十二分的精神！浴盆虽长度有限，使人无法躺平。但你尽可放

心坐在盆里——洗澡水淹没下半身，大概是不成问题的；更不会一屁股坐散了架！赤日炎炎，喝过热茶，再花上一壶茶的浴资，撩开那轻薄的布幔，往布幔里一钻；脱去衣裤，往木盆里一坐，你就可沐浴了。这时候，木盆里的开水已被兑过冷水了，捞一把不冷不热的温吞水，往汗腻腻、湿奄奄的体肤上撻一把，全身立即透过阵滑爽的透心凉。洗浴过后，揩干身体，换上干净的衣裤，回家后要是能喝上碗在井水里浸泡过的绿豆汤，此种滋味，简直赛过了活神仙！

第二章

这家老虎灶，很有些年头了。

要说清它的来历，先得说句老古话。什么老古话？引车卖浆之流。如用白话解释，所谓“引车”，就是推车、拉车的意思。这里所说的“车”，自然是那种独轮车、手推车、老虎榻车；而不是现在的轿车、房车、商务用车。所谓的“浆”，就是指水或热水。“卖浆”，指的就是“卖热水”。由此可见，三百六十行，这“引车”“卖浆”，也该算一行的。换言之，这家老虎灶的主人，原属“引车卖浆之流”。只是她最初推车卖的，不是熟水，而是鸡蛋、鸭蛋等。确切一点说，这主人最初经营的，或帮助经营的，不是老虎灶，而是孵房。只是这句话也很有些年头了。至于具体日期，已无从稽考。总之，那时候，女人们头上有辫子，男人的头上也有小辫子；那车子也不是铁制的，而是木头做的。即便这样的“车子”，也是一个轮子的。既可叫“牛角车”，也可叫“独轮车”。且看它长得啥模样？一个车轮，一副车架；木制的车柄上，生出两根带子，带子往头上一套，你扶起车把，就可以咕噜咕噜往前推了。而有些地方，连这种独轮车也没有。用根扁担（或扛棒），挑起箩筐，手提肩挑就是了。

这家老虎灶的创始人——卖蛋阿奶，最初就是以这种形象出现在这一带的，一根扁担，两只箩，箩里各放一口锅，颠着一双没有被彻底“三从四德”的解放脚——也即缠紧后又被释放的小脚，穿行在这一带沿街叫卖。只是那时候，“卖蛋阿奶”还不是“阿奶”，而被叫做“卖蛋小姑娘”。她被人叫做“卖蛋女人”，还是以后的事。情急之中，有些人在

言传她时,还会说声:迭只卖蛋女人!现在,虽经时代变迁,口语和书面语都发生了大变化,但那个只能作为特定使用范围和对象的量词:“只”,多少道出了人们对她的褒贬色彩。由此可见,这里的原主人,作为一个外来者,曾被排斥在这个区域之外。

不错,卖蛋阿奶还没成为“阿奶”之前,就被其公婆驱来这里提篮小卖了。她最初卖的是新鲜鸡蛋和鸭蛋,顺便卖些碎壳蛋、散黄蛋,总之,是有瑕疵的处理品。她是后来才专做“喜蛋”生意的。何谓“喜蛋”呢?就是那种受过精的卵子,已粗具雏形的子鸡,但最终没能孵化成功,或被中止了的鸡蛋或鸭蛋。不是吗,在这个城区,至今有人还把女人怀孕叫做“有喜”?“喜蛋”,作为一种十足的“坏蛋”,本该丢弃的。但后来,不知谁发明,这种破壳或未破壳、已初具规模或未具规模的鸡蛋鸭蛋,煮熟了服用,能治久病体虚、头昏头痛等病症。五劳七伤者,若常吃上若干只,其功效,简直比药石还灵验!消息传开,买卖“喜蛋”者便成了时尚。有些孵房主,为利益所驱,甚至故意中止了正常的孵化,只等那些鸡卵或鸭卵初具形态,便把它们当作“喜蛋”来抛售。受此影响,“卖蛋女”的生鲜鸡鸭蛋生意也就不做了,干脆做起了“喜蛋”生意,而且“卖熟不卖生”,专门做起了熟“喜蛋”生意。因为同样一只“喜蛋”,煮熟了便可多卖几枚铜板,何乐而不为呢?

这卖蛋女初做熟喜蛋生意,还有点“譬如勿是”的意思。那生意是以后好起来的。当然缘于她的自卖自夸。因为她公然宣称,她卖的喜蛋,是用她家门前那条河里的河浜水煮的,是由她家大行灶里烧的。这样的喜蛋,自然是特别的药人,特别的补人,特别的益人,特别的馋人!“尝一尝吧,剥一只吃仔嘛,真灵哉!喏,迭只是‘全喜’,小囡最好勰吃格,吃了反要头昏格;迭只嘛是‘半喜’,小囡老人都好吃格,吃了补格!”要不就是:“剥一只吃仔嘛!吃仔味道好,依付铜钿;吃仔味道勿好,勰依铜钿咯!”说着,随手掀起镬盖上的垫被,揭开镬盖后,从镬里捏出两只热腾腾的喜蛋。经不住她热情推销,你就会伸手接过,剥开蛋壳尝一口,果真香喷喷的——八角、桂皮、生姜、料酒等味儿,顿时充溢了你的头面;甜蜜蜜的——是适度的砂糖;咸叽叽的——适度的盐味,总之十二分的入味!经不起诱惑,你只好“鲜格格”了——排摸出铜钿银子,买它十只八只!故而,卖蛋女的生意,就是“特里特别格崭”(意

思是“特别好”)。每天晨昏之间,你都可以听到她的叫卖声。没多久,她在这一带就有了名头,也混熟了人头。附近不少家主婆,都开始跟她“对色”起来——谈得来、合得拢,热络得可以。

在她们中间,尤以某条马路上、某幢沿街房子里,那位江北老妈妈,跟她顶投缘了。那个好吃“喜蛋”者,不用说,是条病秧子:四十开外、五十不到的年纪;两个额角凹陷,一双眼睛老是眼皮瞌眊;一根船形的黑绸带,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,老是扎在她那颗干瘪枣子一样的头颅上,一看就知患有偏头痛,或头风病,或头昏病。

后来得知,果不其然。

此妇人霜居多年,膝下仅有稚子一人。丈夫病故,家境还算殷实。每每听到卖蛋女那个充满乡土气和烟火味的叫卖声,她就会推门而出。然后从大襟夹袄里,挖出绢头包,从包里排出几枚铜板,买上几只刚出镬的焐在热锅子里的浸泡在酱油汤里的因而油汪汪、热腾腾、鲜香馋人的熟“喜蛋”。好像很爱吃“喜蛋”的她,每次买得不多:有时是三只,有时是四只。这三只四只,似应了那句老话:朝三暮四?作为生意人,卖蛋女总想多“出笼”几只,以便早点卖完,早点回家。有一天,卖蛋女禁不住好奇地问了:阿奶,依是独个吃呢,还是几个人吃?老妇人以扬州方言反问她:一个人吃怎么样,几个人吃又怎么样?你又不会便宜我的!阿奶,我想问问,依家里几个人啊,三只四只,怎么个吃法?阿奶说:就我跟我儿子两人!还伸出两根焦黄的手指在她眼前晃晃。卖蛋女知道自己问错话了,趁机劝阿奶多买几只,譬如成双成对地买:四只、八只、十只,母子各人一半。“你买三只,怎么个吃法”“怎么不能吃?”“我是说,不够吃、不够分啊!”“儿子吃两只,我吃一只,怎么不够吃呢!”“依儿子呢?”卖蛋女好奇,伸长头颈往门里张。那间暗戳戳的房间里,有个年轻人,正低着头在那屋里不安地兜着圈子。细看,那人身材修长、眉清目秀,长相不俗,只是身板单薄、面孔惨白,三期肺癆的样子,年龄当在十七八岁光景。卖蛋女这才知晓,阿奶向自己买喜蛋,并非自己独享,而是给儿子治病的。

这么一探,倒给她探出了一段故事来。

以后卖蛋女把这户人家当作了落脚点:借只凳子歇歇脚啊,讨碗凉水解解渴啊,甚至解开裤带解个溲啊。那位善良的阿奶,能给予的方

便,都给予了。一来二往,两人就混熟了。从最初的白话,最后发展到了在此随意用茶、用饭。作为礼尚往来,卖蛋女总把滞销——卖不掉或变质的喜蛋,连汤带汁留在了这里。铜钿呢,给不给都无所谓。扬州阿奶自然要对卖蛋女问长问短:什么年龄、婚姻、家庭、何方人氏。卖蛋女总是避而不谈。卖蛋女不开口,阿奶还是猜出了几分。听你一口本地口音,每天早上从“东班班”“喜蛋要啊,喜蛋!”喊将过来;下午或傍晚,挑着空担子,慢悠悠地朝“东班班”摇晃而去。再加那副装扮:蓝花布包头巾、蓝土布袍裙,那还用说,八成是黄浦江东边人氏:浦东人!至于浦东“啥护塘人”——何方人氏?川沙人、南汇人,就费思量了。以后,扬州阿奶就留了个心眼。有人说,曾在浦东白莲泾见过她。有人说,曾在浦东六里桥见过她。还有人说,她住在浦东花木乡龙王庙那一带。不过阿奶知道,人家只是瞎说而已。直至一天,在阿奶再三询问下,她“偷瞞仔”解开自己那个绣花贴身小肚兜,一把眼泪,一把鼻涕,向阿奶诉说起自己的身世:浦东某乡某村某宅人,家里开着并不大不小的孵房;娘家父兄早亡,亲娘改嫁,小小年纪被“慢娘”(后母)“偷瞞仔”卖给那人家当了童养媳。在婆家,她吃的是糟糠、米汤水、臭咸菜;做的是牛马活,动辄被打骂,真是受尽了欺凌,“反正把拳头当馒头吃,把耳光当年糕吃”就是了;吃的“排骨面”,更是不计其数!想到自己的遭遇,她就声泪俱下,悲痛难抑。意思很清楚:因生意亏空太多,回家恐怕难以交账,要求扬州阿奶收留她。见阿奶莫名其妙,她解释道:以前她对家主婆说了谎,没把欠账交回家,因向人家赊了账,家主婆天天吵着要跟她来这里讨钱账,眼看事情“要穿棚”(要败露),她请求在这里躲一躲……阿奶闻言,后悔不迭,才晓得那些“喜蛋”不是随便可以吃的!阿奶连本带息要偿还。卖蛋女不肯收。眼看日头西斜,天色将晏,劝姑娘回去,姑娘不肯回,只好留下了这姑娘。只是言明,万一她婆家寻上门,她是不认账的!

其实,奶奶对那姑娘留意多时了。通过问长问短,她对这姑娘的方方面面,还是满意的。再说,近时以来,儿子有点不对头:消瘦、潮热、咳嗽,还终日躁动、寝食难安,像有啥心事。既然月老送来了这么个小女子,何不顺手收下呢。按惯常做法,给儿子冲冲喜,也许对儿子的身心有好处!即使出了什么事,到时顶多付点铜钿,请人出面摆平就是了。

至于请什么人,阿奶有自己的打算:死去的男人有位叔伯兄弟,在浑堂(浴室)里做事,人头熟,路道粗——

仓促之中,奶奶成就了这等好事。至于这事情的最后解决,倒是出乎意料的妥当。不等浦东那边找上门来,她早已托人找上了门去。因所托之人“来头大”,那边只肯收下一半铜钿,也没敢怎么吭声,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。不过,人家还是有所要求的:选个囡,算是他家嫁出去的,这样名声就好听些!

总算摆平了这件难事。

卖蛋女摇身一变成了这家叶姓人家的新媳妇。不等操办婚事,小夫妻俩就恩恩爱爱圆了房。

次年,卖蛋女生了儿子。只是这新小囡像是养不大的:皮包骨头、弱如小草。许是阿奶那儿子体力不支,许是卖蛋女伤了阴鹭:把那好好的只等投胎为生的卵子,当作“喜蛋”卖了?未及满月,新生儿咳嗽不断、高烧不退,疑是也染上了肺病!一家人到处延医觅药。所幸的是,只是普通的“百日咳”。持久的咳嗽治愈后,那婴儿却落下了严重的痰喘,痰喘发作,小脸就憋得发紫。那年轻的父亲总是忧心如焚,最后急火攻心,撒手了人寰,倒也眼不见心不烦。那位阿奶,原想为儿子冲喜冲得身健心爽,又喜添孙子,可谓双喜临门,不知却冲出了这等丧事来!想想自己守寡多年,辛苦拉扯大儿子,没想儿子竟先自己而去,于是越发怀疑那孙儿的来历。

一年半载中,阿奶经受了如此波折,终于引发了久治不愈的头痛病,不久便呜呼哀哉了。事后得知,奶奶歿于时疫——流行型脑炎。

其实,是祖母错怪了自己的孙儿。你别看这小人,虽多毛多病,倒也百伶百俐,很像他那个上过洋学堂的父亲:安静、聪慧、灵巧。长到四五岁,就向人要来竹哨呜呜地吹了。长到六七岁,一根竹笛已吹得声是声调是调。不到八九岁,就向人要来胡琴叽叽嘎嘎地杀!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,“杀鸡杀狗”待客来!那小儿只顾沉湎在自己的乐声里。却哪知,母亲连生计都发生了问题。

再说那卖蛋女,自夫君弃世后,只会种地挑担做小买卖的她,很难适应这种样样都要钞票的城市生活。凭婆婆遗下的家产,孤儿寡母勉强过了段凄惶无依的日子。眼看城里的生活难以为继时,亡夫的族叔

来探望孤儿寡母。那人在浑堂里做事,很有本事。在他的帮衬下,卖蛋女在一个菜场边上,摆了个小小的茶摊,既卖茶水,又卖茶叶蛋。原只想图个温饱、拖大儿子。殊不知,没几年工夫,凭着她健壮的骨骼、耐劳的精神、豪爽的性格、大气的心胸,竟柳暗花明、峰回路转,扭转出了良好的局面。不仅生意火红,场面上也混得很有人缘。

看来小小茶摊难以施展手脚,在那族叔的鼓励下,她在那菜场旁边顶房起灶,开了家小小的老虎灶,做起了熟水生意。只是这家叫“叶荷生记”的熟水店开张之前,这老城区里已有数十、上百家同行种。但经过几年打拼,这家“叶荷生记”老虎灶,竟后来者居上,不仅扩充了门面,还买下了后面一幢两个层面的砖木小楼。创下如此业绩时,卖蛋女还不到三十岁。此时因她的能量,她的办事能力,她的急人所难和虚与委蛇,以及她那个乖巧、聪明、人见人爱的儿子,大家对她的称呼就定格在“卖蛋阿奶”的口碑上了。

第三章

阿奶的生意日趋兴旺。照理说,该称心满意了。只是儿子的病况,随着年龄渐增,丝毫不见减轻,反有加重趋势。每年换季,花开花谢,月升月落,总要犯上好几回。重时大口呼吸、彻夜难眠;轻时呼呼喘息、坐卧不安。真是吃足了苦头。

为能减轻儿子的疾患,为他消灾增福,按当时的做法,阿奶领着儿子到处拜“过房亲”。所谓“过房亲”,其实质在一个“过”字上:把自家的“晦气”转过去;把人家的“福气”转过来。那些年里,阿奶为儿子拜识的“过房亲”,为数很不少,很有广结善缘的意思。而结交的,都是些有头有脸的“头面人物”,如地区警察局里的“包打听”;附近商家的老板、阔太。反正儿子的病是招牌。领上儿子,带上礼物,礼多人不怪,没人会拒绝的。这样,几年工夫下来,卖蛋阿奶倒是结交了一批好“脚色”。无意之中,也把自家那份生意带活了。

那些“过房亲”并未改变儿子的病况。儿子还是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——形销骨立、吃煞不胖。长得倒有点像甜芦粟,节节拔高,尽往上长;小小年纪就被人叫做“长脚鹭鸶”。阿奶不禁为儿子的将来担心。她虽识字不多,心里却明白:儿子要废在这老爷身体上了。看来,只有让他学些经世之道,四两拨千斤的招数,方可安身立命。学什么呢?幸亏她生意越做越大,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,从那些“大佬倌”的高谈阔论中,她明白了一个道理:人生在世,要有本事。所谓本事,不外乎读书!是啊,做个读书人,既轻松又受人尊敬,比什么都好!再说,也

有能力供养得起！

儿子却无心上学。理由是，他这个时常发作的病体，无法保证正常的学业。一个经常脱课的人，怎么读得好书呢？即使上了学，只会是白费了银子！儿子不想读书，却迷上了胡琴。每天手执胡琴，找个僻静的角落，一坐就是老半天，起劲地“杀鸡杀鸭”。见儿子执迷不悟，阿奶只能暗自叹息。不过，她是个明白人，以一句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聊以自慰。于是慨然答应了儿子的要求，还聘来专业琴师予以调教。儿子生性聪灵，加上这里各式人等都有，常有高人点拨，沉迷此道的儿子，不日技艺大进。不仅能把胡琴拉得像个人样：要唱就唱，要哭就哭；其他乐器，什么吹拉弹唱，都会两下子。见儿子有如此能耐，母亲自然是高兴的。只是她不解儿子的心思。儿子心里却很明白：家里摆着这么个排场势，时有应接不暇的生意，他绝非“此道中人”。因此，每在沉醉之际，他总是提醒自己：玩玩而已，连玩票都算不上。不过，还是很知足的。理由是，世道乱杂；向往的却是那种不乱不杂的世界。现在仅靠几根马尾，两根羊肠线，一块蟒蛇皮，就可获得这么一个清净的世界，岂不是太值得了！

天下竟有这等好事，何乐不为呢？

有一天，当阿奶忽见儿子已长大成人，但仍沉浸在丝竹声里难以自拔，她开始急在了心里。是啊，叶家就这么根独苗；他这个独子，迟早要独立门户的！这些年来，天长日久，起早落夜，因穷于应付这日益兴旺的生意，纵然她身高马大，也有点力不从心。尤其近些天来，向来健康的她，也常为疾病所困，伤风咳嗽接连不断。那天，在被一场疾病击倒之后，她想到了交班问题。她很想对儿子说，作为这里的当家人，你必将面临繁杂的场面，应付那穷于应付的人事。这是这个生意的特殊性决定的。而你现在什么都不懂，这怎么行呢？为了能使儿子赶快成熟，卖蛋阿奶决定对儿子“因材施教”了。

这位妈妈也太过操心了。事实上，这个名叫荷生的小伙子，从小到大，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听到看到的，无不是奇事怪事，可谓五花八门；与之打交道的各式人等，称得上三教九流。加上母亲的言传身教，他早已对世态人情了然于胸。除此之外，他那个与生俱来的易感气质，正如哪位客人断言，像他这种特殊体质之人，生来就灵巧，不说手把手

地教，日积月累，他看也看会了。

只因他过于洞明、过于练达了，年纪轻轻，即把一切人事都看穿、看淡、看到骨子里去了。事情往往才露了头，他已看到了结局。这种人难免与常人有不同之处：过早地把那颗年轻跃动的心，练成了古稀老人一般，淡淡的，定定的。“禅定”一词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一个人把自己那颗多思多虑多动的心，化成了古井中的一汪静水：波澜不兴、纹丝不动。世上还有何难事、灾事、凶事找上门呢？倒也避免了许多烦恼事、痛苦事，甚至灾事祸事。

然而，母亲怎知儿子是怎么想的？总见他厌厌的、懒懒的、散散的样子，很令人不放心。大病初愈之后，阿奶决定对儿子加紧施教了。教什么呢？千头万绪，教会他一门顶顶经济、顶顶有用、顶顶重要的学问吧。这就是“识人头”的学问，也即为人处世的功课、待人接物的本领。

她的意思很清楚：从事他家这种职业的，待人接物顶重要。明白一点说：端这碗饭的，有否“人缘”，是“事业”兴衰成败之关键。而要博得良好的“人缘”，首先要练“内功”。说白了，即投其所好、急人所难、沉稳有信。即使你有千难万难，也不能拒人于门外；即使你有再大的烦恼，只要门前晃过人影，你也须迅捷调动好脸上的肌肉……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阿奶说，此功课，说难也难；说易也易。说深奥，很是深奥；说浅显，也很浅显。便顺势开讲了。所用的教材教员，倒是现成的。意思说：除却荒山大漠，凡是有人的地方，都可找出众多教材和教员，正反两方的例子都有。譬如，某某人，遇到了某某事，他是如何做的，后来又是怎样解决的。这些事例，俯拾即是，最后被她概括成明白易懂的条条框框，如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；行得春风有夏雨；吃亏就是便宜；烦恼皆因强出头；万事不开口，神仙难开口等等，倒也通俗易懂……

“哎，都什么老生常谈呀？”儿子不屑。见儿子冥顽不化，母亲就拿出了自己的“真金白银”。儿子当然不知，这些道道，可是母亲积数十年之功，用心体悟、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，称得上别具一格。只是这些经世之谈，概括起来，只是简单两个字：“舍”与“藏”；内含的禅机，却深奥无比。

母亲问儿子：你记得小时候，我经常抱着你，牵着你的手，带你各到